



新彫正

論語

道春點



十九  
四

服部文庫

117

225

23





117  
225  
3

# 論語卷之六



## 先進第十一

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  
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

### 朱熹集註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

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

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損過以就中也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其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

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

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賈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五豆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之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及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者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尚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

有子責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尚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

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日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至大高明之



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

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

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非，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賣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踐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入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



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關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一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一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具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一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殺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一子雖不足於木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

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一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入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殺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

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入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

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

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鍾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一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而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



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

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

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衆視日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鐻爾舍瑟而作對曰異

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

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上免反莫冠

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暮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



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讓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

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  
厭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  
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  
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  
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在  
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  
哂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  
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  
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  
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  
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

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刃訥忍也難也仁者心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言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夫子蓋聞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中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愬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



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

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

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是見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蓋徹乎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二。則為什而取一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一。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蓋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

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

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杅。白。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

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

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

子路無宿諾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

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邦難以句釋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可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

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

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入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

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

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

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

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

上之風必偃焉於處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

○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必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曰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

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

行食宜審於接物而思以自效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

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

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

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尤乎內而發乎外者也

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

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於為己也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

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

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蠢鄙逆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



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思而知有所擇故疑一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

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仁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

命疏解如鄭後非之曰古者上下上下之凡什之者皆以高卑言朱注但言高卑言不取也



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蕪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為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度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轅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路曰必也正名乎。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于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

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

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論。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

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審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尹氏曰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世亦可勝殘去殺



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滲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實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啟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一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

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

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且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諂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

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

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

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一語也充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二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

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為鄉黨稱弟為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

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未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

足算也

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在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

**巫醫曰棄矣**

恆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意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

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為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

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末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其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忠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



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

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

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

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盪舟，俱

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

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



人

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

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艸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艸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艸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義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白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

滕薛大夫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

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季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

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

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

矣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



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乏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字為其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

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

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一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一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黠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乃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

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

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



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僕，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公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

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

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

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

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



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天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二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

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寡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



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子曰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

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為仁者不憂

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

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



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

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謂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

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

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

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



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命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

肆陳戶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

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太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

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

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

矣淡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

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知己而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

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此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

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三



